

大時代

文藝叢書

鄭振鐸 主
王任叔 編
孔另境

繫辭集

容廬著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繁辭集

實價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加運匯費在內

著	發	出	發
者	行	版	行
容	人	者	所
陸	世	世	世
高	界	界	界
誼	書	書	書
廬	局	局	局

大時代文藝叢書序

文藝工作者在這個大時代裏必須更勇敢，更強毅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如椽的筆，作爲刀，作爲矛，作爲炮彈，爲祖國的生存而奮鬥。在這個大時代裏，文藝工作者成爲無量數的羣衆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孤高自賞的自己禁閉於象牙塔裏的人物了。他要應用着他的特殊的技能與工具爲無量數的羣衆寫作，咏歌，演奏，呼號。他要貢獻他的一切給祖國；沒有例外，沒有躲避，沒有退息與閑暇。山林的清音告退，個人的牢愁靠後；不再歌頌愛情，不再讚美自然，沒有例外，他活在這個苦難艱危的時代，他必須負擔一切羣衆所負擔的責任與苦難。他是一個先知先覺者；因之，他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要爲祖國與無量數的羣衆在最黑暗的漫漫長夜裏擎起火炬，

照耀到天明。

在過去的無數世紀裏，偉大的文藝家們，沒有一個不是在苦難中生長的；沒有一個不是爲祖國而貢獻了他的一切的。孔子爲周與魯而殫其一生的力量；其道不行，則退而講學。Aeschylus生在希臘與強大的波斯帝國作着生死鬥的時代；他是一個偉大的悲劇家，同時也是一個出現於波斯戰役裏的勇士。西班牙的 Corvanlos 也是一個戰士；他在被俘囚的時間裏寫作着不朽的“Don Quixote”；屈原寫離騷，不是爲自己的不幸而寫，他所反復叮嚀者只是『恐皇興之敗績』。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不是『憂天下』的。『自了漢』與禁閉在象牙塔裏的人物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以，當我們的祖國在作着生死鬥的大時代，一切文藝工作者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貢獻一切給我們的祖國；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躲藏，沒有例外。

這是一個開始。當天色明亮了的時候，當光明的時代到來的時候，Aeschylus 般的偉大作家們必定就會在苦鬥的一羣裏產生出來的。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在遠處了。』

耐得住冬天的寒冷與風雪的，就會見得到繁花如錦的春天。

不要在苦難前面退縮，不要在風雪交加的冬夜裏躲藏起來，不要在黑暗之前低首。當全民族在經歷着空前的火的洗煉的時候，個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穩處所的。挺着胸，擎着火炬，在漫漫長夜裏，照耀到天明！

而天明已不在遠。東邊的天空已隱隱的顯出曙光了。Aurora 已經在飛翔，在向我們走來了。我們這一羣文藝工作者們，力量雖然薄弱，但沒有一個敢放棄了我們的應盡的任務。這部『大時代文藝叢書』的編著，便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是東方將曙以前的一羣叫曉的鷄鳴聲。

然而衆籟皆將響應。天色就要明亮。一個光明的大時代，就將到來。

以此自勵，並以勵人。
是爲序。

序言



不說效果卽論興趣，在當前的境界中，已經有人感到『辭費』、『惟惟知與行，豈在多言』。不錯，誰能承認只憑仗『落紙雲烟』便能廓清宇宙的陰霾？但又怎能否認正義的言行是世界復生的開始？——『理想乃事實之母』似是常談；而思想必須隨着言文的飛翼、翱翔、傳佈，向每個感受者的心中問一聲『是』、『否』。如果只讓理解與記憶把思想禁閉在自私的靈明中，還不如讓思想早早變成化石。……在當前，我們不止需要時時處處有力的顯示，更需要時時處處有言辭的聯合與警覺。英哲學家洛克主張：真理是知識的量度，而且是了解的業務。但要去量度，卻不能不借助於悟解；何況達到感受，言辭是一種平直的橋梁。更退一步，則抒辭、據思，至少尙能對自我作清明的問訊；至少尙可在陰沈的境界裏，可找到希望與慰悅的燭光。雖有時自覺『辭費』，但同時也明白言辭的欠缺與無誠熱的虛慚！偶然在意之內，言之外，紀我『遐思』，或者在這漫天風雨裏如一點

燭火，如一線飛光，輕輕印入他人的心府。名曰『繁辭』，不是寂寞中空作無聊的歎悼，自覺珍惜，惟以言辭的不適當與少所啓發，不免惆悵罷了。（阮籍詩句，『繁辭欲語誰。』）

繁辭集 目次

序言

集團的本能……………一

仇恨……………三

柔和的風……………五

鋤情……………六

『入地獄』之另一解……………七

意志的哲學……………八

如此江山……………一〇

功利觀的天秤……………一一

玫瑰色中的黎明·····	一三
命運的骰子·····	一四
爲了文化·····	一六
假英雄主義與牛角尖·····	一八
不自覺的慣習之創造·····	二〇
真了假不的·····	二二
道德觀念·····	二三
說謊的詩人·····	二六
惡意的快樂·····	二八
快樂說之另一解·····	三〇
把他們的風帽推開·····	三三
同仇·····	三六
『私』與『佔有欲』(一)·····	三八

『私』與『佔有欲』(二)	四〇
理智與暗影	四二
道德的自律性(一)	四五
道德的自律性(二)	四七
生命的價值與價格	四九
面具與良心	五二
人情不甚相遠(一)	五四
人情不甚相遠(二)	五六
名與實(一)	五八
名與實(二)	六〇
人骨中之惡德	六二
心口且不相應	六五
鬱熱中的語聲	六八

人的義務·····	七一
誠之不可揜·····	七二
更新的民約·····	七四
要相信的信去罷·····	七六
勇力·····	七八
一九霜月盪潮尾·····	八〇
在你的前途上·····	八二
何處乾坤少戰場·····	八四
萬弩齊鳴·····	八六
平衡的報答·····	八八
痛苦的循環·····	九〇
他們知的時候·····	九二
奇蹟·····	九四

原始性的情感·····	九六
爲了所幹的謀殺事他抖顫着·····	九八
祈禱與力量·····	一〇〇
十一個與一個·····	一〇三
梅特涅式的摹本·····	一〇六
『起信』·····	一〇九
願無盡·····	一一三

集團的本能

任何人都希求生活的自由。任何人不怕火災的降臨，火已燒着了眉毛，只顧眼下的人並非沒有，不過，一樣具有肉體的痛感與希望的引導，人類的心意在這裏原是混合成同一的彩色，何嘗有甚麼差異。『安』在那裏，『自由』又在那裏？因為要被火災燒乾了皮肉，化成枯骸，那末，從人的本能的會上，便會生出與火搏鬥的氣力精神！

個人的本能在恐怖、危急、憤怒時，自易生出偉大驚奇的反抗力，而聚合個人形成一個國家或社羣，遇到恐怖、危急、憤怒的事件與時間，牠便能盡力發揮這一集團的本能。

『億萬人惟一心』在過去的歷史中有多少明證。

也許某種民族，某一社羣，在平時以和平、容忍、將就，見知於世界，但如果因此認為他們是不會憤慨、不知恥辱，認為他們失掉了這樣的本能，那不但是猜測的愚蠢，而且會造成嚴重悲慘的結果。

專想『以力服人者』往往會輕看對手（無論是個人的、社羣的）的反動力，閉着眼睛故履深淵。何況其自己的『力』究有多少分量？瘋狂的慾望，非理知的判斷，使他們失了準確的『力』的把握，便想把另一社羣的本能一把火燒得精光，這不過是空留給世界上清醒的人歎一聲『蠢才』罷了。

惟有在外力的逼迫中發揚社羣抵抗的本能、鍛鍊、凝合、整齊、淘汰，歷經艱苦歲月及重大損傷，然後纔能將此社羣的精神與生命力重行提煉出來。

消滅了火災方能獲得生活的自由。

有過去的鐵證；有未來的新生；有現在的壯劇，正是一個古老民族表現其抵抗本能的時期。悲歎無用，遐想不必，誇大、驕傲不該有，呻吟、哭泣徒自減損了氣力……

『卽事須嘗胆』、『臨危莫愛身』。每個人要咬得住自己的肝胆，要發揚自己的集團本能。消滅了火災方能獲得生活的自由，個人的力也是羣體的力。

仇恨

威爾士以爲在有『現代國家』以前，統治着人羣間之關係的是仇恨。這正如中國的舊語，說歷史是一部相斫書一樣，不過威爾士生當現代所見所論更爲廣遠而已。但『現代國家』不是一例也被『仇恨』織成密網，把人的智慧，諸般生活，套得細密，拴得堅牢，連一面的活路也不給開出來嗎？其實，黨派、種族、國家，彼此的仇恨正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一方固是藉了科學的力量使人類的文化煥然改觀，但也因爲工具的發明，與真正文化的動力不能調諧；不能互相資助，反而造出多少世界的悲劇；也因此『仇恨』的種子隨風播揚，隨地萌發，有時真令我們對於所謂人類的價值與互助的精神，從根本上引起疑問。這是科學的賜予麼？是工業革命後必經的歷階麼？是人類倫理的破產麼？

這不是一句簡單的答語所能包括無遺的。

野心、暴厲的欲求、誇大、經濟制度的不平等、過度的心理與生理的激刺，都是造成現代人類『仇恨』的因由之一，而最大的關鍵是人類的文化教育走入暗途。

殺、掠、虐待、奪取、勢力的逼迫，無限度的肉體享受與精神上的瘋狂，雖是自古來已經逃不開這樣公例，但近代文化教育或直接或間接卻是督促、鼓勵、指導全人類向這方奔馳。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現實；當然，我們不能在惡力之下泯滅了思感；當然，在現時少有高談細論人類根本問題的餘裕。

但想到這個問題，證之於耳聞目覩的種種事，除卻用羣體的大力與團結的精神使之消滅外，在未來，我們要怎樣永遠消除人類社會的『仇恨』心理，怎樣在正途上提高人類的智慧，與改善妒忌、專擅、強暴、慘酷的行為，這確是每一個文化工作者應加一番思索的。

『生年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我們不僅在目前的千辛萬苦中不沮喪，不畏難，不消極，我們也應該為未來的人類光明努力？

不只為自己的利害要衝破前途的黑暗，更應尋求人類的真正福利為世界『樹之風聲。』
在未來，我們應把人類相斫的魔手投於榮光的鎔鎚裏！

柔和的風

冬天早過了，春天也快要逝去。朋友，你覺得這地方上有一絲絲的柔和的風嗎？

沒有震雷；沒有霜雹；也沒有暴雨，空間正如空間的天氣一樣，鬱悶、焦煩，就是一絲絲的涼風也沒從江湖上掠過來。

但四圍的烈風、雷雨，卻正衝打着島上流人的心潮。

雖然暫時在人間似不再需求『柔和的風』，拂面，醉心，好繼續意想中的春夢。但，盼望烈風、雷雨投來一片光華的閃電，映着土隴、郊原、籬落、水灣、茅屋——各個地方的苦難者的靈魂，引導他們往勝利的天國。

到那邊纔真有『柔和的風』在血華的面容上吹拂着。